

南雷文定

前集
三集

後集

四



南 雷 文 定

前集 後集 三集

· (四)

黃 宗 羲 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南

撰者 黃宗義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雷文定
前集後集三冊

（本書校對者 王模謝雨東
宮秀沈抱秋）

南雷文定三集目錄

卷一

尙書古文疏證序

易學象數論序

鄭禹梅刻稿序

天嶽禪師詩集序

錢退山詩文序

范道原詩序

贈黃子期序

淮安戴氏家譜序

安邑馬義雲詩序

馬虞卿制義序

西山日記題辭

平陽鐵夫詩題辭

顧君榮生六十壽序

天嶽禪師七十壽序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傳是樓藏書記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再與李郡侯書

與康明府書

卷二……………二一

董在中墓誌銘

董吳仲墓誌銘

御史余公墓誌銘

清溪錢先生墓誌銘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鄭崧陽先生墓表

參議密菴陸公墓碑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東星禪師塔銘

豐南禺別傳

兵部尙書李公傳

周節婦傳

余恭人傳

廣師說

卷三.....四七

金石要例 附論文管見

南雷文定三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義 太沖撰

尙書古文疏證序

吳草廬以古文尙書之僞。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衷。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寘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尙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之議古文者。以吳傳攷之。則多矛盾。旣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惲。塗惲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達。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旣言賈逵爲古文尙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何以康成之注書序。有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卽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注禹貢。則引允征云。筐厥玄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沖同事高貴鄉公。沖以古文尙書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嘉靖初。旌川梅賾著尙書譜一篇。取諸傳記之。

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淮海閣百詩。寄尙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當兩漢時。安國之尙書。雖不立學宮。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并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記事。句讀字義。因尙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秦誓。短喪作俑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之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推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固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卽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州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勘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乎。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種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頌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直等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菴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

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爭匹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於天壤之間。甯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驅染之世。而有楊劉。卽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烟縹緲之中。翠豔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闢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夫。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

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黃茅白華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敘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爲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束髮授四書。卽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注。妄生議論。認場屋爲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楚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爲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之論。纔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爲學者。亦惟自驗於人禽。爲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與也。不然。刺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邇。此無他。兩者皆以進取聲名爲計。睥睨庸妄貴人。於蹄涔盃杓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盍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爲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褻語成言。鼓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概出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太息於斯。天嶽畫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之。兩日方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鎚鍊。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自在。五律凍澗枯槎。霽雨孤籟。務爲拏斂。上之入王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徧行集出。粉墨黝雜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牧齋構愁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粗厲嘯叫之音。觸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況於下此者乎。今乃得

之畫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五山十剎。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幸。單丁土竈。榮於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剗心燥吻。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嘗爲一知半解。顧牧齋於明詩。去取失倫。畫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錢退山詩文序

余過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閱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墜緒。蕙芷芳潔。非紅塵變場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鉅心劇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漠爲唐。永嘉以脰鳴吻呖爲唐。卽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釀亡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還正始之響。學崑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詠繁興。莫不以爲折衷羣言。然良金華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爲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割裂於市師之手矣。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擴之以才識。涵濡蘊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嗟夫。退山飄零鯨背。與蟹戶鯁人。共夫烟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淨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夫。退山詩卽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蛭。爭鳴楓林葦叢間。彼作爲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

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范道原詩序

余在語溪。得交范道原。道原往江右。余附書陳士業。而士業已卒。道原爲余弔之。知其能信友也。丁巳在海昌。道原偕門人呂仁祖來講院。留之信宿而去。從此杳不相聞。今年戊辰。從子廉遠自武林返。得道原書。以已刻未刻詩稿待余評定。且言舊稿於乙巳曾經余句除作序。余忽忽忘之。竟不知所序作何語也。今展卷讀之。愛其情事迫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纖芥疑滯。他人苦思所不能得者。出之以平易。不必問其作何家數。固是詩道中之當行也。余老矣。飾巾待盡。未知與道原相會何日。有懷不可不罄。世風不古。今人好議論前人。四書讒畢。卽辨朱陸異同。今古未分。卽爭漢宋優劣。至於言詩。則主奴唐宋。演之而爲北地。太倉。竟陵。公安。攻北地。太倉者。亦曾有北地。太倉之學問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拈韻把筆。胸中空無一物。而此數者。名目擾擾。盤結不可但已。究之出其所作。好醜仍是其入本色。未能於數目中有所增加也。虞山於兩派各有訾嗽。余遇閩古古於廬山。極詆虞山評選之謬。今古古集出。大略多是門面。絕無情語。又不得不以詆虞山者。詆之矣。則知相詆無有已時。豈如里婦市兒之罵。以先息爲屈乎。道原主持風雅。但勸世人各做自己詩。切勿替他人爭短爭長。則詩道其昌矣。

贈黃子期序

先忠端公。司李寧國時。閩人林柱。字乾維。畫一小像。殉節以後。曾鯨字波臣。至姚。依林本幅寫一通。二君

皆名筆。張之影堂。魂神不遠。歲庚寅。余弟晦木爲馮氏牽染。聶丞操兵到門。抄掠以去。二幅化爲雲烟。余百計訪求不獲。遂令邑人李和追摹。僅得髣髴。錢牧齋謂先公狀若天神者。不可得矣。太夫人累年每畫小像。皆出凡手。最後有慈谿魏霞生者。無所傳授。多爲村落傳神。無有不肖。爲太夫人晚年圖。真稱合作。余甚喜。欲令追畫先公。而霞生輒死。今歲戊辰六月。子期自武林觸暑來訪。子期出蕭山大藏宗支。爲吾大年伯諱可師。丙辰與先公同榜。官行人。孫行以傳神著名海內。其師爲謝文侯。文侯師曾波臣。遠有端緒。余因令寫先公末後伍員識語。及蕺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二像。曲盡思致。而其尤妙者。誦經一圖。余不見吾母之誦金剛經八年矣。一旦遇之紙上。恍然當日喃喃景象。不覺泣下沾巾。較之霞生。又能得其神也。非藝之精。何以有此。古人祭祀無不用尸。蓋不敢死其親之意。畫像者。尸之流也。程子曰。苟毫髮不似。便非吾親。若夫尸則全然不似矣。畫像卽不肖。猶有一二分之似也。今日尸廢而像存。亦理勢之自然。顧安得如子期者而爲之。可以無程子之憾乎。

淮安戴氏家譜序

自宗法亡。所以收族屬者。止有譜系一事。釐其親疎。明其長幼。古之君子。兢兢於是。而不敢忽也。然以余觀之。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郡縣之誌也。氏族之譜也。郡縣之誌。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孫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賄賂。繼之囑喝。董狐南史之筆。豈忍彈雀。氏族之譜。無論高門懸簿。各有遺書。大抵子孫粗讀書者爲之。掇拾訛傳。不知攷究。牴牾正史。徒詒蚩笑。嗟夫。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以余之所經歷者言之。

徐汝珮者。陽明先生之弟子也。當時南宮發題。以議新學。汝珮不答而出。以此賢之。及爲同知楚中。侵餉事覺。因而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見於弇州筆記。余修縣志。其後人欲入之鄉賢。余不可。遂爾相讐。姚邑有三太傅祠。祀晉謝安石。宋外戚謝某。明謝文正。原已牽合。余視其神位。安石之夫人爲毛氏。余語其宗祝曰。按晉書。劉夫人。非毛氏也。其人對曰。此家譜所載。寧有訛乎。余笑曰。劉夫人生前奇妒。想死後安石出之也。觀此二事。其他可知矣。萬公擇自淮上歸。門士戴曾。戴晟。寓書求序其家譜云。祖籍休寧。自高祖遷淮。至今七世。一依休寧譜式。每五代一起。高祖以上。推所自出。以至始祖。高祖以下。珠聯玉貫。功德之著。孝友之實。無不詳焉。此作譜之大略也。余讀元人唐桂芳文集。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權輿也。或綴或分。或湮或振。或以刪經而附列正經。或以講席而坐奪重席。具載傳記。雜出姓氏之編。有足記也。續溪之譜。處士玉甫輯之。旣而廷偉圖之。考其故。先世自江西袁州。徙於新安。其居績溪。則自汀州通判傑公始也。今淮上之祖。出自休寧。不知於績溪。是同是異。二子必能辨之。昔解大紳精於譜學。凡江西一省之氏族源流。婚姻官閥。無不淹貫。蓋有子姓所不及知者。余也學殖荒落。不能爲二子詳核也。

安邑馬義雲詩序

己巳元夕。會講於姚江書院。康明府實來。講畢。明府出其友人馬君義雲詩。俾余評定。其楚遊已有評之者。皆風一編。未經南方作家之手。雖刻而不敢自信。故欲明府懸之國門。別其粉墨。嗟乎。南方豈有詩家。

南方之無詩也。非無詩也。夫人而能爲詩也。夫人而能爲詩。則自信其詩。於是僻固狹陋之病。盤結胞胎。即使陶、謝、詔之於前。李、杜、王、孟、鞭之於後。不欲盼其帷席。是安得有詩乎。且君之所處。固詩國也。青谿千仞。肆志於仙遊。空梁燕泥。爭名於隋帝。開初唐者王勃。成盛唐者盧綸。柳宗元。結晚唐者司空圖。君取之鄉邦而足矣。乃以通方之見。架學區中。飛才甸外。卽此不敢自信之心。便自詩家三昧也。昔誠齋自序。始學江西。旣學後山五字律。旣又學半山老人。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夫誠齋之所以累變者。亦不敢自信之心爲之也。今君之所成就。五言如破昏殘夢斷。披曙曉風輕。古木驕平野。山光悅鳥情。閒看花欲語。漸覺鳥相窺。忽羨鶴眠穩。轉疑鷗夢輕。名花如有待。冷豔向誰親。鳥跡留奇字。花明映素書。七言如千條弱柳維征轡。一曲驪歌繞徑堤。山寂任憑飛鳥集。徑深畢竟落花多。孤雁撩空雙鬢白。杜鵑啼罷一天寒。紅葉飄零堆冷豔。荒郊慘變結愁烟。風雨各天思聚散。烟霞半壑憶寒溫。豈意平陂分世路。無端風雨閒山川。休嫌此際清光少。轉畏當年險阻多。長堤渺渺藏鴉起。細柳陰陰出鳥聲。偶行隴畔微風至。坐對山峯皓月臨。荒村歷落幾人家。細雨春深發杏花。吐言天拔。已足脂粉藝文。而猶不自信如此。則此後甯復可量耶。

馬虞卿制義序

老屏空山。束制義不觀者五十年矣。康明府以其鄉馬虞卿制義屬序。余無以應。念束髮出遊。遍交海內。時文之壇坫。可得而言。甲子乙丑間。周介生倡爲古學。因尙子書。繁露法言。家傳戶誦。又數年戊辰。張天

如易之以注疏。名爲表經。未幾吳次尾以八家風動江上。陳臥子以時務崛起雲間。而艾千子以先民矩矱。短長當世。要皆各有長處。逮至於今。豪引存疑之說行。士皆踽踽守其軌轍。不敢尺寸踰越於外。已又去蒙存而爲說約。此本舉業捷徑。與理學無與。黠者從而張皇其間。竊語狂吠。發爲時文之批尾。面牆之士。遂以批尾爲學。無子書之瑯繪。注疏之沾滯。大家之蔓延。時務之刻核。頗諧俗構。彼芻靈之象形。疑悽愴之來格。以便其空疎不學之實。則千子爲之作俑也。昔之爲詩者。一生經史子集之學。盡注於詩。夫經史子集。何與於詩。然必如此而後工。時文亦然。今顧以時文爲師。經史子集。一切溝爲楚漢。且井諸儒之理學。視之爲塗毒鼓聲。窮經之學。顧如是乎。虞卿之爲文也。華與實副。中與外溢。意有入而非刻露。詞有章而非粉飾。其昌明龐浩之氣。尤在筆墨陶冶之先。夫豈以括帖爲牆壁者乎。風急天寒之夜。必有當門定脚之人。虞卿之謂歟。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仇。宣城縱橫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闊。不惜以身爲砥柱。沒後文集出。崑宣纖芥之惡。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鉞。去之再世。聞孫蓼庵刻其西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線。皆自以爲子午矣。日記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爲子午者而已矣。妖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貴。

弁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鏡之弁冕狐鼠。使軒轅鼓其囊籥。按以弦望。金烟玉水所照。未必不反是也。昔倪文煥黨逆而歸。喬侍御往訊之曰。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莫不罵楊左爲小人。我自糾小人耳。今局面一翻。莫不稱楊左爲君子。吾亦以爲君子矣。以世情言之。文煥實爲名言。嗚呼。世情之是非。象沒深泥。盍亦觀先生之書。以審其子午矣。

平陽鐵夫詩題辭

唐人之詩。大略多爲僧詠。如岑參之相識唯山僧。盧綸之幾年親酒會。此日有僧尋。鄭巢之尋僧踏雪行。留僧古木中。皇甫曾之吏散重門掩。僧來閣復閑。項斯之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李山甫之檻前題竹。有僧名。李洞之壁記。醉僧書。鄰僧點寒竹。張喬之僧說讀書年。吟僧欲伴行。朱慶餘之時復留僧宿。唯僧得往還。江僧伴晚吟。崔塗之暫得同僧靜。偏逢僧話久。耿緯之尋僧已白頭。唐球之問寒僧接杖。馬戴之孤壁野僧鄰。其他不可枚數。豈不以詩爲至清之物。僧中之詩。人境俱奪。能得其至清者。故可與言詩多在僧也。齊己云。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此之謂也。豈若今之支那撰述。惡詩村偈。粗厲嘔叫之音。剽取市廛。以爲脚本乎。余居四明山中。僧舍不啻千餘。閒時遊覽。但見有物象人。詰之口輒動。所謂僧也。此曹不可與共談笑。况於詩乎。平陽鐵夫名元立。兩月之間。兩度過我。已出其詩。不染纖塵。眞英靈衲子。唐人之所詠也。有天岳以爲之師。當趁此色力。專志讀書。無徒普說茶話。理會饅頭夾子也。

顧君榮生六十壽序

陳介眉教授里中。書舍至不能容。其時顧在瞻來學。介眉稱其爲後來之秀。因同毛孝章訪余於黃竹浦。訥口少言。未幾返於淮海。歲辛酉。萬公擇自淮歸。言在瞻倡率其里人。爲經史之學。不殊甬上。余喜其索居而能自立也。丙寅冬十一月。在瞻不遠千里。問病於師。重過黃竹。偉然如劍客奇材。當是稼軒同甫路上人物。余兒自都中寄書。以其家先生榮生六旬壽序爲請。君山陽人。長身岳立。膂力過人。所挽弓數石。發必命中。嘗與人較射。以他弓授之。應手而折。雅欲以功名自見。入海澄公麾下。從破廈門。論功陞遊擊。浙帥朱君招之共事。君遂來定海。部伍霜寒。刁斗應節。耿逆之亂。海水羣飛。常提督節制諸師。出海擊之。至大佛頭。賊伏舟山峽。俟官兵半濟。橫衝爲二。首尾不能相應。朱帥在圍中。各舶莫敢向邇。君擬刃柁工頸上。使之轉柁。突入賊陣。砲聲雷鎗。波濤起立。賊帥朱非熊殲焉。朱非熊者。烏雞島賊。精於水戰。賊恃之橫行海上。非熊死。而水師不競矣。事平。君成功不居。返於淮海。讀二溪語錄有得。日與周君調。講性命之學。君調固奇士。嘗參史閣部軍事。失勢爲獄吏所困。從園中得大光明。遂弃家爲僧。其所以與君語。人莫能測也。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爲。是古之學道者。每輕將相。余以爲非能爲將相者。不可以學道。故子房輔漢。而赤松絕粒。長源定難。而嬾殘分芋。李林甫之陰賊。盧杞之奸邪。未嘗不遇異人。終爲蟻鳶所笑耳。君雖不爲將相。而海上之捷。則大將之所爲也。於學道也何有。今以將相之業。授之於子。振衣千仞。諱言平生。則謂之輕將相也。

天岳禪師七十壽序

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爭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潯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於是世之爲釋氏者。莫不以承接源流爲事。競張空虛。某祖某代。儼然自命。於白椎卓杖之間。顧未幾而聲銷響滅。與者受者。同一庸妄。古之人以道爲通塞。今之人以師爲重輕。師者。道之表也。有其表。則常求其實以應之。苟惟表是循。儲胥虎落。豈能寄汝不朽。是故遁肇、澄、遠。未嘗有宗派可尋。其名器豈讓傳燈、雲門、法眼、潯仰之絕。無關佛法盛衰。則知人重失世系。非世系之足以重人也。嗟乎。吾豈敢薄待方外之人乎。謝康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憧憧瓢笠。旅俗膠如。故震旦諸師。欲撫中下之資。不得不言椎朴少文。無害於道。愚者誘於其迹。直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躡至牛頭馬脯。以搏源流。遂薄經論爲淺教。斥文字爲異端。愈趨而愈下矣。天岳禪師。年十三。卽爲詩人。銳志讀書。始出而遍參名宿。雪嶠、玉林、箬庵、山翁。在釋門如五緯之麗天。芒寒色正。皆急於得師。而卒歸之山翁。師從悟後。發爲文詞。湔拂塵蒙。霑飾光價。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獎。余以爲如師者。始不愧傳燈中人物耳。他又何論哉。庚午暮春。爲師掛履之辰。其門人鐵夫。過我黃竹。以壽文謁余。余語之曰。子之師。其詩詞足以自壽。余之言。無乃贅乎。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荆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

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汨沒於支離章句之中。與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脈幾乎絕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大和真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祕。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脈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搢定。宋無逸之纂修元史。黃埭、陳子方之自沈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內主彈章。魏奄問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亡。施恭愍執綬龍馭。南都之亡。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先是廟學頹敗。上雨旁風。一宮之外。皆爲茂草。常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卽有畚築。聊爾具文。至使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單子知陳有咎。國庠爲圃。元興憂道將陵。忍使陽明闕里。而顛悴於盛世乎。晉中康侯如槌。以經術爲吏治。下車卽爲此懼。廣文沈君煜。方君運昌。佐以精誠。沈君以己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守

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至姚嘉興。是舉復加申敕。士心雷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以索力。拷鑿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以義嘗學於舊史。見屬爲記。念陽明之學。今時間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己見。慨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爲道德。形於言則爲藝文。見於用則爲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家。莫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溝猶瞽儒。嚶嚶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慙歟。聖天子崇儒尙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二者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爲物。卽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卽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是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修飾成家。偃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者。亦不乏兼收並畜。錦軸牙籤。爭長於名畫奇器之間。酒闌燭跋。充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于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疥駝書簾之誚。弇州。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楊升庵。黃石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閒世之學者也。何意當吾世。而見之健庵先生乎。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沈於瑤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

生故吏徧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搜抉緹帙。而先生爲之海若。作樓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於賊焰。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文爲。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但藏於家也。先生內備顧問。外獎風流。雖十行俱下。而矻矻焚膏。倚相之九邱八索。子產之實沈臺駘。方之昔人。豈繫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門牆。一經盼睞。皆合宮懸。其爲文也宏矣。然則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與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爲冬華之桃李。不適於用。先儒謂傳注之學興。蔓詞衍說。爲經之害。愈降愈下。傳注再變。而爲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揣摩勦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翦茸。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鑿。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幃蔽聰明。而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爲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說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假館而盡讀之也。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康父母來。申老公祖之命。承命驚惶。鄉飲酒。朝廷之禮樂。於斯而寓。得其人則見王道之易易。失其人則如近日之具文。徒爲識者所笑。今以老公祖行之。知其不徒然也。然以頑鈍平生。無不善狀。如義者充賦。

則未免失其人矣。義豈敢犯不韙而冒昧承之。以誤老公祖知人之明哉。義蒙聖天子特旨。召入使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義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詔以行者也。假若應命而赴召之役。則避其勞而不往。召之爲賓。則貪其養而飲食衍衍。是爲不忠。一不可也。義幼而伶仃。先忠端身殉社稷。義旣不能如緹縈之上書代死。又不能如龐娥之手刃仇人。有愧女子。竊不復自比於人數。苟此歲月。未嘗不自賤其老也。今廢蓼莪之詩。而歌伐木之章。是爲不孝。二不可也。鄉飲酒之禮。所以觀德。故必使進趨中度。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後禮明樂和。衆乃大悅。義秋間一病。去死無幾。以是龍鍾潦倒。行止須人。苟入賓筵。使觀者笑其郎當。三不可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義幼壯不能孝弟。耆耄而又違禮。應命以從流俗。其可乎。倘俟揚觶而後去。亦已晚矣。老公祖奕世忠孝。錫類之仁。必不肯陷人於不義。收回成命。使義得修身俟死。此卽老公祖之三薰三沐也。

再與李郡侯書

捧讀老公祖手教。殷勤篤摯。其下士好賢。真不讓於李文公矣。義亦何幸而身親遇之。但區區衷款。未蒙賜允。則不敢無說。從來大賢之待士。有相違而實相成者。有相隨而爲相失者。昔張魏公欲起蘇雲卿於灌園。雲卿不應。魏公終不强之。天下誦雲卿之高節。亦誦魏公之大度。所謂相違而相成者也。王介甫徵常秩於布衣。常秩就道。介甫甚信任之。天下議常秩之干進。亦議介甫之尙同。所謂相從而相失者也。義

之不才。老公祖欲豁其幽篁之面目。進以俎豆之趨跲。無論顛倒衣裳。即使奉命而來。以八十之老人。祝鯁祝咽。成禮而退。亦不過一時之觀美。何如使義得遂麋鹿之性。天下之人。必交口而誦曰。李公之舍己從人如此。李公之愛人以德如此。李公成人之美如此。李公晰義之精。繭絲牛毛如此。且使義得免於疑論。一舉而五善備焉。豈非當世之盛事與。不然。少無仕宦之情。老忘朶頤之戒。義之一身。將狼狽失據。大君子甯不哀之邪。所陳皆出血心。伏冀老公祖俯鑒。寬其違命之罪。則知己感恩。皆兼之矣。

與康明府書

南山一帶。虎變異常。兩月以後。所傷將及二十餘人矣。攔水之下。有一小庵。四僧而食其三。東奧居人。今月初五日至初九日。每日而殺一人。四五成羣。白晝跳梁。其中一黑虎。銳喙人立。尤爲毒害。其次一黃虎。面有白文。若川字。與之爲副。搏人而食。無有脫者。近山村落。鳳亭、雙雁。通得之間。當晝蔽戶。不敢輕出。樵採路絕。居民釀金設醮。毫無應驗。人言老父母之德政。虎宜渡河。今肆行無忌。若此。其故安在。嘗讀東漢循吏傳。童恢之治不其民。嘗爲虎所害。迺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殺之。古人之爲政。正不必出於一道也。有以德化者。有以力制者。其爲循良。則一而已矣。鱷魚之患。韓文公作文以祭之。陳文惠公因其害張氏之子。遂命郡吏。挈小舟。操巨網。往捕。曳之以出。鳴鼓誅之。因作戮鱷魚文。並傳千古。以爲美談。後人無有優劣之者。老父母固二公之流亞也。甯肯坐視宇下之小民。肝腦塗地。而不爲之動心乎。且鱷魚之害。不過張氏一童子耳。文惠尙爲之復仇。况今殘暴至於二十人外乎。若曰。此非考成所及。大吏不以之督責。小

民不以之怨咨。何與吾事。此則俗吏之恆情。老父母必不出於此也。然則若何可以除之。夫虎雖多力。不過兼壯夫二三。敵以十人則絀。爪牙雖利。但可施於咫尺。禦以燒炮則絀。弟嘗訪問獵夫。有陸奇者。自言用鳥鎗六人。銳叉四人。與之從事。勢可必獲。但非數日可以成功。當其蹤跡所至。居民不供頓食。誰肯裹糧。以蹈危事。就令殺虎。亦無賞格。所以任其咆哮。視人爲不足畏矣。誠使明府張掛榜文。約束獵戶。使之討捕。既奉明文。則山家自然給食。勒以嚴限。苟得殺虎。懸以重賞。居民無不願出。虎方不畏人。日在山麓。一月之內。必可成功。又不然。駐防之兵。所以禦盜賊之爲民患者。猛獸食人。甚於盜賊。同一殺人也。人之與獸。豈有異乎。而束手飽食。虛費錢糧。老父母苟申文協鎮。使之除害。準以討賊之功。尤易爲力。如此。則老父母之政治。與昌黎文惠而爲三矣。

南雷文定三集卷二

董在中墓誌銘

嗟乎才之難也。於千萬人之中。而生一人焉。宜乎爲天所愛護。堅牢名器。顧迅風陵雨。愚智同盡。將爲生之者有意乎。無意乎。甬江之上。唯董氏爲多才子。吾友天鑒。有子四人。及允瑄。次允珂。允璋。允璘。風塵所集。無不拭目。十年之間。吾始哭允璘。繼哭允珂。又哭允瑄。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而乃同之瓦礫乎。允瑄字在中。董孝子之後。世爲明州人。祖應圭。字五銘。舉萬歷己酉鄉試。知和易。鄧三州父德儒。字天鑒。舉崇禎丙子鄉試。戶部主事。在中生而卓犖。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家庭自爲師友。郡中試案。必以董氏爲眉目。在中前後積取高等。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併僭於諸儒之語錄。其會心在傳習錄。陽明之學。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臆暢。不以世論而奪也。康熙己酉。舉於解試。因得盡交天下名公鉅卿。皆傾下之。崑山葉訢庵先生。一時冰鑒。慎許可。在中投之行卷。嗟賞以管葛事業。贈詩有董子家東海。獻賦來帝閭。視我頌一篇。浩浩三峽奔。所言雖甚夥。仁義實本根。進止更可觀。笑語藹春溫。都雅周容刀。貴重魯璆璠。驚問所師誰。答言是黃君。故訢庵之知余。由在中也。會舉博學鴻儒。訢庵遂以余之姓名。面啓皇上。余空山麋鹿。不諸世用。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顧未幾而在中死矣。是可哀也。桑海之交。天鑒砥節邱園。息機盛世。未免悲涼交積。在中聽視無形。邂逅詩酒。

不露酸寒。叔父筆公，跌蕩好客。晚年憔悴，閉門滅竈。天鑒每食不能下咽。在中經理饘粥，共其豐儉。所以悅親者如此。亦近世之壘洗矣。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卒於保定道之署中。年若干？娶徐氏，御史殿臣之女。繼俞氏，儀部郎有章之女。子三：長元晉，次元泰，元觀。女二：一適丁卯舉人錢淑泰，一適□有章。昔昌黎誌馬少監，以爲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傷之之至此。不過游處之常。若余於董氏，則有師友偲偲之力，而零落於轉瞬之間，更可傷也。元晉以董巽子之狀介萬公，擇求銘爲之。銘曰：行修於家，名聞於闕，億萬之生，如此歸骨，亦無愧矣。何怨倉猝有子也才？後先存歿，吾銘可信，滄海不竭。

董吳仲墓誌銘 王子

先師立證人書院，講學於越中。至甲申而罷講。後二十四年爲丁未，余與姜定菴復講會，脩遺書，括磨斯世之耳目。然越中類不悅學，所見不能出於訓詁場屋。而甬上之聞風而興者，一時多英偉高明之士。吳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諸子大會於僧寺，亦遂以證人名之。甬上講學之事，數百年所創見，傳相驚怪。吳仲使疑者解頤，辨者折角。而甬上風氣爲之一變。越中書院承先師之後，爲天下所注目。莠言邪教，思得一假其名以行。吳仲授經在越，以其所言求題拂，通殷勤。吳仲作長書駁之，使之歸正。當先師講學之時，圓澄、圓悟兩家子孫欲以其說竄入。先師每臨講席而嘆。余推擇同志王士美、王元趾等數十人進於函丈，彼釋學之黠者三及吾門而辭焉。其氣爲之銷沮。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余於吳仲同此心也。吳仲於先師夢奠之後，遏絕惡言，勇過子路矣。吳仲諱允璘，姓董氏，系出廣州。漢和帝時，黯以孝聞。

世居慈溪。永樂間。梅隱始徙鄞縣。高祖邦樂。嘉靖丙午舉於鄉。知浮梁縣。曾祖光亨。贈奉直大夫。易州知州。祖應圭。萬歷己酉鄉薦。第二官至保定府同知。父德儒。字天鑒。崇禎舉丙子鄉薦。母范氏。天鑒四子。長在中。次二嘉。次俟真。吳仲其季也。弱冠而知名。主持坊社。舉足有所重輕。學使者等第。必以吳仲爲眉目。其學從陽明入手。已讀先師學言。句磨字拆。辨其同異。作劉子質疑寄余。大意主陽明教法四句。以先師破意已發之說。與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不能相合。余謂先師之意。卽陽明之良知。先師之誠意。卽陽明之致良知。陽明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又何疑於先師之言意。非已發乎。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故中和兼致。王龍谿從日用倫物之應感。以致其明。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是致中而不致和。則皆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崇。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未免攔截於意。分動靜爲兩節。使蚤知意屬未發。則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吳仲得余言。膠解凍釋。自署爲蔽山學者。爲人磊落不屈折。敢於任事。郡邑利害是非。論議憤發。當事聽之。奪色就館象山。力舉社倉法行之。遇贅情鄙行之徒。性不能耐。便戟手而罵。由是爲流俗所嫉。其與人交。急難窘助。嘗以貧賤徇人。蓋非齷齪關茸。自附於道學者也。臥病半年。臨終自書豪傑之才。道人之質。自負甚侈。斯人斯疾。命也如何。何必嘆息。生於某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卒於某年辛亥六月初十日。後幾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配周氏。子一元謨。女一。其友陳赤衷。夔獻。陳介眉。錫嘏。爲之周旋於疾病死喪之際。夔獻誄之。介眉狀之。而以

銘屬余。吳仲之祖先忠端公之友也。余復友其父子間。亦何忍而不銘。銘曰。

鐘鼓在懸。鄭聲必孽。禾黍滿郊。莠草將茁。辨之不早。鹵莽滅裂。嗟乎吳仲。自許豪傑。鑿頭鼠目。見之電滅。彼侏僂者。聞毀聖哲。不護目睛。或反喜悅。剖胸無心。割臂無血。言念吳仲。祝余菀結。斯文未墜。此銘無缺。

御史余公墓誌銘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襄後裔。自龍游縣遷居暨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進士某。次卽公也。幼卽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邱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掃地。赤立方塞。決河賦役連滯。公盡捐煩文碎教。與之休息。是時民間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蔓延。人戶逃亡。棄地彌望。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輿屯。道與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於現在之熟田。違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旣以此爲考成。競張虛數。民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糧。攤於熟地。民皆失業。公惕然憂之。會制臺繩武李公。行部至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爲之疏聞。始豁虛張之數。而輿屯之廳道皆裁。公能以一邑甦數千里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據壤。郵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裹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服闋。補河南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尙苛細。而其關於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兵權。諸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橫暴。稅民受貨。奴客跳

梁觸情放隱。越民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數其罪惡。越帥中廢。鳧藻之音。載謠人口。朱方旦妄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人耳。於法當糾。甯可助彼狂瀾乎。方旦終以猖狂坐死。夫三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晁錯殞身於七國。越帥之汰。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閭里。方旦之詭。人所不能言。惟子產先幾於愼。竈公乃不諱利害。不避嫌疑。振響於鐘鼓無聲之日。卽其所未言者。亦且破其魑魅。使無遁形。豈非盛世之霜隼歟。已而卜葬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悠林下。至於沒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用世之智。退而不忘也。生於萬歷丁丑五月初十日。卒於康熙己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贈安人。筵李氏。封孺人。子六。長毓澄。壬戌戊辰進士。次毓泳。州同知。次毓瀚。廩膳生。次毓淳。河間府通判。次毓□。州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壽處寬。何嘉珣。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人。懋□。懋楨。懋楷。懋標。懋權。懋棟。懋檉。懋桂。懋梅。懋栻。懋椿。懋模。懋樸。懋樞。懋桷。懋槿。懋梗。懋梓。懋梧。懋桐。懋榕。懋械。懋棠。懋杞。懋枏。懋柱。懋楫。孫女十九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嘗見公。知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吏。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熟包荒。人庶流迸。家戶且亡。公能除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積薪。尾大末強。路人皆知。不敢聲揚。公獨奮筆。出匣干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誰來毒鼓。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簡落狐狸。賴公彈章。途歌巷舞。沒世不忘。妖人讖緯。首鼠陰陽。

布霧千里。朝士趨蹌。公獨曰否。決其披猖。膏盲泉石。未盡其長。俛俛後人。嗣其耿光。

朝議大夫奉敕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清谿錢先生墓誌銘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於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於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真。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於道者也。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者。尙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清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白椎秉拂。一往不返。清谿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清谿先生。諱啓忠。字沃心。錢氏爲鄞中望族。方伯奐而下。五世爲若廣。若選。若廣守臨江。生三子。靖忠。舉人。益忠。訓導。敬忠。知寧國府。益忠之子肅樂。卽忠介。若選生二子。長爲先生。次孚忠。先生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時承逆奄之後。天下書院。皆經拆毀。先生上言。臣觀崔魏亂政。奄祠遍於天下。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斯孔孟學術一大厄也。三尺童子。猶知笑之。則中朝誦功勸進。轉相效尤者。止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流俗。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墮矣。是故生祠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應將已毀書院。盡行修復。此聖政之急務也。疏出。廷臣皆譴之。除南康府推官。興利除害。如不及。案無留牘。園土之中。饑者與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民是以不冤。郡固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掌。司李多未嘗學問。徒稽其田稅出入而已。先生集士子講學。隨機指點。當其得意忘言。三三兩兩。便覺沂水春風不遠。歸宗寺爲紫柏重興。先生刻其

集於寺中。慙山葬五乳峯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卜。有明自楚石以後。佛法中衰。得紫柏慙山而再振。先生之爲佛氏。金湯如此。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草廠事論死。先生念其爲文毅子。未減得戍。粵中陳秋濤臨川湯伯開先後建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山左兵荒。餓殍載道。疏請漕糧十萬石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督山東學政。至李家莊。流寇猝至。先生諭之。皆放兵羅拜。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以註誤歸。未幾得白。崇禎癸未八月十二日卒。距生萬歷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娶戎氏李氏高氏。贈封皆安人。子二人。肅鏘肅鏞俱早卒。在者惟廉女一。適諸生許曰瑚。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諸生萬經。先生師事鄒忠介。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顏山農何心隱皆嶽崎豪傑。乃弇州改爰書以爲傳。世遂抹掇先生理其緒言。刻而傳之。吾觀先生當日朱震青易理隱僻。金伯玉苦身持力。金正希體認靜虛。動直相與水火。醯醢鹽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豈復如可任之。不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簸湯橫流。多歸節義。然先生當服闋入都。流氛漸迫。寓書高安人曰。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值橫流。不得以節義顯也。歲壬午。余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絕處。震青每曰。吾友清溪曾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任有知己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曾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亦不果。先生卒後三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以某年某月日卜葬鳳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於時中原之師友盡矣。廉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憶者。語之當世。守其家學也。銘曰。

科名祿位。蟬晷螢光。皋某未復。姓氏已忘。先生之歿。一世之長。學舍馬廐。師友劍鏌。嘉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掇拾其旁。以慰哲嗣。上下徬徨。此心此理。未嘗滅亡。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王氏諱鴻業字君調別號千秋世家鄞之西郭高祖璫成化癸丑進士以御史出守長沙曾祖金嘉靖戊子舉人劍川州守祖大濩高淳縣丞父國模諸生府君五歲而孤擗踊根乎至性稍長則依母爲命出無子弟之過尋列爲諸生崇禎己卯冬鄰火將及父柩在堂府君從烈焰中匍匐救之髯髮皆焦天爲之反風而熄里人奇其孝感府君方自刻責是予之罪也夫子不能早卜宅兆至使神靈有此震驚也遂亟亟焉營葬以完大事辛卯喪母府君年四十有九矣而哭泣之哀猶孺子初免父母之懷也歲時用享樂與哀半不以魚菽而弛其濟濟漆漆之敬與三兄割產府君遜其高堂而自予以癡邱之田西益之宅長兄之歿兄弟將鬻田供喪具買者嫌其荒瘠府君以己田易之盜誣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府君觸網訟冤平目睨虎卒爲解之府君之於家行能盡分如此其所居東園屋才三間雞犬圖書不異一船而府君靜以環堵爲大兒啼午飯婦絡冰絲閭然如在空谷顧府君才足用世稽較筭籌舉贏補絀計入量出莫不中程故五服中租調手實之事皆取決焉逮府君晚年身爲大老子爲名士登其堂者含吐綢繆之上翩躚罇俎之間儼然復睹咸淳間人物非今世所有矣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我生不辰天地幽閉擎殺移人猶晝之不能無夜春夏之不能無秋冬人未有能處晝而不能處夜能

處春夏而不能處秋冬者。晦明寒暑。無落吾裘葛臥起之事。故鐘石之遷改。在天地間。不過黍稷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鉦或鎛也。亦各盡其分而已矣。奈何邂逅風塵。破爲曠劫。舍裘葛臥路之恆。趨猿鶴沙蟲之幻。自吾見喪亂之際。衣冠鼎族。詩書阡陌。不循其舊。至使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似府君從容乎山野之間。檢襟括步。青氈如故。豈非衣冠之準的歟。生萬歷癸卯十月五日。卒康熙丁卯八月八日。年八十五。配陳氏。先府君十二年卒。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西山之魯壘。子三。長之坊。癸卯舉人。知縣。次之坪。庠生。次之圻。女二。長適潘朝琨。次適庠生趙澎。孫十一。錫麒、錫麟、錫位、錫鳳、錫熊、錫鼈、錫仁、錫義、錫忠、錫信、錫鶚。孫女二。長適林與泌。次適戴宗鼎。曾孫八。永元、永年、永成、永和、永魁、永清、永彬、永譽。曾孫女三。余交之坪二十三年矣。每過甬上。必登府君之堂。老成在望。其葬也。之坪以張旦復之行狀。鄭禹梅之傳。乞銘。銘曰。

治亂之運。有經有緯。人生其間。鼎波百沸。以經處緯。險夷一致。以緯易經。百色妖露。甬有耆舊。居仁由義。河山雖改。詩書不廢。雕虎焦原。不異平地。深松茂柏。永無憔悴。

鄭崧陽先生墓表

公諱鄭。字謙止。號崧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於義門。父振先。萬歷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謫四川永寧。徧覽嵩華峨嵋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啓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文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

相爲言。內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焰高張。興大獄。以殺其不附己者。訛言三吳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六葉。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公旣危甚。乃變姓名爲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追奪誥命。逆奄伏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溫體仁當國。媚嫉異己。旣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援。必爲己患。遂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特疏參公。下於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黃石齋先生召對。以爲衆惡必察。匡章棄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僧以證之。己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縉紳受禍之慘。未有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鄉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嫺。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篋參話之法。訛爲撲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甯隱忍就死。齋此冤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鄰家有妻毒其夫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妒。親之過小者也。使公蒙詬醜。大誹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余

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振奇之人。何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竈中人物。獨怪其獄中猶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子霖。過予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參議密庵陸公墓碑

公諱永可。字咸一。別號密庵。姓陸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漬。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爲山陽人。祖敍。寔父三錫。公爲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爲上官畫養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公爲人豈弟。雅以濟物爲務。當其在裕。徇地之師相望。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頃十催。公應以整暇。民不告勞。緒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難爲意計。公貸軍府子錢。市馬六十。劣充急發。舊三萬戶。戶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派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一千九百。鹽引尙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鹺使者。減至一千引。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塞河之役。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盈於五百餘頃之內。逃亡日甚。公設法誘墾。汙菜之田。二而當一。确瘠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勸於農。鋒鏑之餘。絃誦久息。公新其學校。躬帥藝文。化屠羊黽馬。以爲秀士。邑無文獻。以禮樂爲殘賊。比文章於鄭衛。公考其山川人物。撮殘糾謬。秉筆文閨。裕始有志。凡公之所以籌裕者。如庭內灑掃。無不周款。其在司寇。冤訟洗遂。瘼弊昭蘇。

每退食遲遲。母夫人詰之。公曰。今慮囚者。多以刻深免咎。故煩文滯劾。證逮遐廣。苟循成案。幾人當斬。幾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當其衡士。翦拉榛楛。斟酌爾雅。瓢笠之門。俱起講堂。而南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採拾。其入與人之誦者。鄉賢之紀。蛇不給祝。則優劣枯骨。香燈爲之肅然。有司賤士。纖介之惡。便遭裁辱。則請之督撫。未離仕籍。不得妄施荆革。其所至及物如此。臨官之外。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如田孝廉。姜符玉。翁陵。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蓋天性然也。從來營吏治者。不過曰。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總使餉馬於軒。宿隼於堂。其破碎猶可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爲己物。栳、櫨、櫨、櫨。居。楔。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椽。歸爲廬門之椽。甯復有傳舍乎。南陽久已無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媯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何幸哉。生於萬歷丁巳五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己未七月初三日。娶某氏。誥封宜人。子三。志謹。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歲貢生。女二。周恪。李師邕。其壻也。孫男七。觀。兆騏。兆霖。兆稗。嵩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謹千里求銘。銘曰。史傳循吏。貴乎甯一。瘡痍未起。賊梳兵櫛。逃屋荒田。租吏絡繹。吁嗟密庵。仁心爲質。巖疆風雨。立彼家室。人總刑名。破冢而出。出考藝文。廟堂琴瑟。華表石言。表裏史帙。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唯傳信錄。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所知錄者。桐城錢飲光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在前朝。黨錮之禍。似范孟

博從亡之節。似介子推。虎口殘喘。奔走南北。今歲戊辰。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內同人。凋謝殆盡。歸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弟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尙能遂此願見之志否。因以其安人烈婦之誌爲請。余讀之淒然。按安人方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父啓煌。母王孺人。孺人割股以療夫病。年三十而人稱其節。無間言。安人十五爲先生婦。幼固讀書識字。及歸而見先生。以詩文著名。遂相從爲學。日事於硯北。不親俗務。已而先姑棄世。柴水交困。安人於是洗硯削筆。習爲操作。先生無內顧之憂。一意遠遊。當是時。流寇盤踞江北。潁江人戶。皆避寇渡江。棲泊洲渚間。寇遠復返。安人持囊束緼。伺塵起卽遁。不至跟蹤忘失。里人多服其智。然在兵聲撼動之際。奉養其舅。未嘗失節。舅以大年終。安人從先生遷居白下。風雪擁戶。夫婦相對。面如死灰。先生賣文搏食。安人纂紵佐之。少延朝夕。壬午先生試畢。安人迎門。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先生笑曰。臣力竭矣。問盎中米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啼哭。臥不能起。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標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學。安人獨處白下。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安人已返桐城。人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甯可居乎。阮大鍼以南都防亂。揭爲諸名士所擯。銜之次骨。南渡修報復。次第矯旨。逮揭中之人。先生亡命武塘。安人在里中。東西遷徙。久之亦下武塘。曰。不若同死之爲愈也。大兵渡江。所在兵起。吏部亦聚衆廬衢。三吳志士。多載挈帑依之。亡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土寇竊發。先生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劫掠子女。吏部溺死。賊上船。安人抱幼女。亦投水而死。時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逸去。次

子亦死。明日，先生得安人屍於岸上，視其衣，皆鉤聯不可解。其子曰：「此吾母舟中所爲也。」一旦遇兵，卽赴水死。母令人剝衣露體耳。殯諸普濟寺。甲午冬，返葬先隴之右。安人生於萬歷壬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三十四。子女三，存者唯法祖。戊申，又死於盜。哀哉！閩粵餘疆，表其節，贈孺人，再贈安人。安人少有至性，十歲時，母病篤，亦割臂肉投藥中，以進。痛母苦節，望其夫之成名，爲之旌表，知不可得，則時時雪涕，自兵興以來，惟誓一死。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不死。里婦曰：「求死不得耳。」安人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遇難后，於弊衣中得絕句一首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苦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嘗觀今之士大夫，口口名節，及至變亂之際，盡喪其平生，豈其無悲歌慷慨之性歟？亦以平生未嘗置死於念，一旦驟臨，安能以其所無者應之於外？陳同甫傳陳氏二女，長女伸頸受刃，次女受污，后有諗之者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今之士大夫，亦畏其難耳。陳了翁曰：「吾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處之有素故也。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無安樂法。」文山亦云：「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彼大賢之操修若此，何怪乎士大夫爲次女之歸耶？銘曰：

曹娥以孝，潛波娥江。貞女以義，自沈溧陽。於燦安人，繼此耿光。風號月苦，震澤流長。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歲乙丑，余至棲水，一時友朋來集，論文談道，皆非宿聞腐見，不可以經生崖溪之已見金介山之詩，質而

不俚。清而不枯。今之詩家。未之或先也。戊辰。余里人沈伯羣。自棲水歸。介山寓書。以其母金孺人之墓銘。爲請。孺人張氏。父遂辰。字卿子。杭之名醫也。孺人歸於金君君榮。時君榮之父已卒。失火。無家居。君榮與婦寄止婦翁舍下。婦翁旣以醫名。學者雲集。拱壁駟馬。華堂翕赫。諸姑伯姊之歸甯者。皆盛其羅綺珠翠。孺人寂然廡下。與夫子相勞苦而已。未幾君榮之弟又夭。其姑獨處。孺人迎養於張氏。君榮出遊江右。喪其資斧。歸而病卒。孺人年始三十。先有二兒。已殤其一。是時介山方五齡耳。孺人與其姑同牀臥起。撫此孤孩。相依爲命。稍長。課之句讀。手紡口授。一燈熒然。已而卿子亦卒。家產塗炭。孺人以女紅象錢。易米而炊。所冀介山成名。重立兩家門戶。而獨子姑息。惟恐其蒙霧露。每見介山丹鉛在手。卽爲曳去。曰。但得一碗飯。養吾兩人足矣。無爲過自苦也。三世一身。悲光血縷。漬於孺人之旦暮。臥病十餘年。而孺人卒矣。當君榮出遊之時。正值鼎革。干戈無序。孺人隨父避於武康山中。搜牢貫掌。人民晝不敢舉烟火。夜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每聞兒啼。卽射聲而至。孺人一兒襁負。一兒攜手。呱呱而泣。勢難兩全。咸勸棄其小者。孺人以絮掩兒口。虔謹百方。卒免於難。鄧伯道以男子不能庇其二兒。放之孺人。蓋蔑如矣。卿子年八十。尙爲人應病。孺人憫然。謂其子與姪曰。汝等荒於嬉。而坐受老人拮据之養。能無慙乎。故其侍父也。必伺其熟寢。而後卽安。父有寒疾。雖嚴霜烈霰。夜恆四五起。至性有過人者。嗟乎。人世危苦之境。莫如嫠婦。嫠婦而無家可托。漂搖於女氏之黨。則又危苦之甚者。於此而綢繆風雨。重興家室。其精誠之至。天地爲之感動。亦理勢之自然也。先師戴山先生。父卒五月而生。喪失家道。母氏章太夫人。依外家以活。頗與孺人境

遇相似。先師之爲大儒。皆太夫人危苦所成。介山勉旃。亦焉知稱孺人者之不如太夫人乎。太夫人之誌。許敬庵先生爲之。則余之誌孺人也。亦焉敢不以實乎。生於萬歷戊午四月十八日。卒於康熙戊午八月二十三日。與君榮合葬皋亭山。子一人。曰張。卽介山也。銘曰。

卿子之女。介山之母。葬於皋亭。旣封旣樹。白楊蕭蕭。鳴其辛苦。黃絹之辭。刊之石柱。後人過之。知其爲節婦之墓。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李大泌誌。弇州夫人之墓。謂其生長富貴。人望之如在天上。畢生不知憂苦爲何等。而夫人盡瘁操心。有單門之所未嘗者。以信憂樂之命。非富貴貧賤之所與也。余讀武康章六象之狀。卓母錢孺人。何其相類乎。按狀。孺人姓錢氏。名蕢。字淑儀。杭之錢塘人。父朝彥。崇禎丁丑進士。句容知縣。妣許氏。孺人生而性慧。內則孝經詩詞。略皆上口。年十五。歸仁和卓君麟。異子孟子。翰林侍讀諱彝之子也。卓氏爲塘棲望族。富甲一方。阡陌間架。牽連郡邑。僮客數百人。轉轂鳴橈。晝夜不絕。舅姑皆在京師。子孟讀書。不問生產。孺人以弱女子。未明而起。諸事填委。候其指揮。左握算子。右徵市歷官租。歲計轉運。貯積會要。不爽毫髮。細至庭內灑掃。竈養柴水。亦經心目。子孟隨舉順天。當卓氏之盛。孺人不以林下之風。願息閨閣也。亡何。侍讀卒官。家勢中衰。盜入其室。發大珠黃金以去。利其財者。廣設機械。啗喝數萬金。子孟亦暴卒。病姑在堂。稚幼滿室。孺人摭定風波。上侍湯藥。下授詩書。喪葬婚姻。禮文畢備。觀者不知其爲患難之餘。當卓氏之

衰。孺人不以風雨之晦。改其昏曉也。逮姑潘恭人卒。葬既畢。兩子爲諸生。侍讀詩書之澤。有託門戶重立而孺人亦病矣。從容謂其子女曰。吾昔奉汝祖母。秉燭晚食。祖母南向。吾與諸姑左右汝父。汝父從容座末。舉觴加餐。笑語歡洽。將謂此樂可常。何意轉瞬間。零落俱盡。正如長亭旅憩。先後散去。唯我獨留。亦復何堪。因歎歎不自已。未幾而卒。時康熙己未十二月十九日。年五十。子四人。長齡。太學生。松齡。庠生。永齡。錫齡。女四人。婿陳奕昌。項灝。俱太學生。餘未字。孫男三人。長齡等將以年月日葬。子孟之墓將葬。奕昌傳其內子之命。乞余銘之。昔陳同父夫人欲朱文公篆其親墓。因夫以乞。孝思冥契。千載如新。但不知余之文能如文公之篆。亦可傳後乎。銘曰。

物盛而衰。衰久而復。天道之常。人事之卜。吁嗟孺人。霜雪性情。高明之家。而荼苦一生。

東星禪師塔銘

上虞東山。謝車騎之所經始。靈運因而踵事增華。非安石所謂之東山也。觀靈運山居賦。神麗甲於宇內矣。歲庚辰。余至其地。值爾密禪師解制之期。茶話久之而別。戊辰。余復至。則悟公爲住持。方病傷寒。使人扶而出拜。求其師啓明塔銘。甚壘。啓明蓋爾密師之法嗣也。余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惟取其同門淨地之狀。隱括而敘之。師諱淨鑒。字啓明。別號東星。壽春王氏子也。生而近道。聞人誦華嚴經。聽之移時曰。經乃佛語也。佛語可解。佛獨不可爲耶。年十七。卽喜與僧遊。欲學其法。僧言知識多在南方。須往依之。此事非杜撰可成。師遂發心南詢。有自博山來者。師問博山教人作何工夫。云。教看一口氣。

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聞之。茫然自失。此話日橫胸中。無有入處。已遇僧古春。禮之爲師。欲隨出家。父不許。乃與春密約。春候之前途。師午夜踰城。兼程五百里。始與春會於南陽之香嚴山。從之祝髮。首參弁山瑞白。相依四載。得箇自在境界。弁山便欲付之鉢袋。師以爲非住足之地。復從汰如法師。證性相二宗。爾密講華嚴於順聖。師渡江謁之。密曰。你會參弁山。乃是禪客。我這裏却講經。師曰。和尚莫瞞人好。密云。却是你瞞我。命充維那。上堂。師擬申問。密遽云。你昨日敗闕。今又來何爲。師罔然。鈍置者久之。密曰。汝雖到不疑之地。其奈古人全機大用何。師曰。話作兩橛。密舉古人云。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爲甚放剝猪狗手脚不出。師屢下語不契。未幾忽有會處。曰。剝猪狗手脚。這回放得出也。密云。作麼生。師曰。今日放過和尚。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天童密雲。雙涇雪嶠。皆有契語。始返顯聖。解制呈偈云。雲門門裏掛瓢囊。舉措如經蠱毒鄉。明月到窗還自照。空庭細草任他長。灰堆冷豆平空爆。雪壓梅花驀地香。將謂回頭別有路。草鞋依舊踏清霜。師未嘗讀書。不諧音律。而失口偈頌。恰似老於文學者。爾密遂以衣偈授之。師卽把茅雙髻。遵養時晦。卽爾密招之。亦不輕出。踰年始爲其師分座秉拂。爾密示寂。出世於山陰之普嚴。繼遷武林。悲華歷集善能仁。國慶凡五坐道場。皆強而後赴。非蓋大屋養閒漢。開眼尿牀者比也。康熙戊午十二月初九日示疾。沐浴更衣。書偈云。生死無終始。猶如環上循。到頭霜夜月。任運照乾坤。遂寂。世壽七十一。僧夏四十五。門人奉全身。塔於東山鵲峯之北。嗣法二十五人。宋退谷雲禪師云。鳥道孤危。元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以言乎全機大用。惟臨濟有之。師固曹洞子孫。而放

出剝猪狗手段。是未嘗無大作用也。豈古之曹洞異於今乎。抑今之濟洞止以源流分別。其宗風實無所異乎。吾恐爲其學者。實昧昧於兩家之門戶。而相習爲口耳之談乎。安得起師而問之。銘曰。曹洞中興。粵自散木。海門石簣。整其脫輻。所以東浙。法乳雷燭。於赫鑒公。起自北陸。聿來南方。徧參名宿。果熟東山。人天眼目。遂嗣師席。機鋒箭簇。琵琶無絃。白鵲不啄。說法熾然。非絲非竹。

豐南禺別傳 辛亥

余讀嘉靖實錄。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請上興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心鄙其爲人。蓋坊之父熙。嘗以議大禮廷杖。其忍於背父。他又何論。坊有書名。甬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誇示。每黜而不視也。已見坊所著五經世學。其窮經誠有過人者。徐時進書其逸事。惜文不雅馴。暇時另爲一通。以發溫矇。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別號南禺外史。五歲時。董侍御問以所讀書。曰大學序。誦至淳熙五年。故漏熙字。侍御問之曰。此大人名也。由是長老多奇之。當其讀書。注目而視。矇子嘗度。睚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遷謫。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瀟洋自恣而已。有方仕者。從坊遊學。其書法假坊名以行世。坊知之恨甚。曰。須挾其眼。始不能作僞耳。以是語舍中兒。皆曰諾。久之。舍中兒捧一物至。曰。此方仕之眼睛也。吾等夜俟之荒郊。挾之以來耳。坊大喜。厚勞之。再日而方仕至。舍中兒告之故。令勿入。入則吾等欺敗矣。仕曰。無傷也。坊見仕大駭。曰。聞君遇盜傷眼。今如故何也。仕曰。曩者夜行。盜挾吾眼以去。方悶絕間。叢祠中有鬼。哀吾取新死人眼。納吾眶中。今雖如故。猶痛楚耳。坊

亦信之。置酒賀其再生。坊欲下鄉收責。僕不利其往。農家簸穀。有大扇。僕執之以告曰。鄉人聞主至。各家製此以待。使其男婦搖之。主必中寒而死。坊曰。譎哉。鄉人使吾死而驗傷之無從也。需之以六月往。其奈我何。每年必召黃冠。設醮以驅蚤蟲。客至則問之。自吾醮後。覺蚤蟲滅於昔否。客曰。尤甚。吾方怪之。豈知公家蚤蟲驅而之吾舍乎。坊乃大喜。常其醮時。黃冠賂侍者。陰捕蚤蟲。不使近坊。坊確然以爲醮之左驗。龐侍御求書。餽金三十。坊曰。吾正需此。卽設醮三壇。一滅倭寇。二滅僞禪僞學。三滅蛇虎蚤蟲。聞者無不大笑。而坊匍匐祈請。出於至誠。姜宗伯求墓誌。坊撰文并書。將授使者。食所餽粉羹而咽。坊大呼姜某毒我。趣令燬文。返幣其門。僧德祐潛易原文。而以別紙焚之。幣亦未嘗返也。坊以杜元凱故事。楷書法華華嚴二經。錮之鐵函。沈於大海。同行者亦潛易之。竟不知所沈者爲何物也。嘗於譚觀察坐閒。徵異事。坊曰。宏治五年。鳳凰止正陽門樓上。移時而去。脫一羽。長二丈許。觀察不信。坊指其童子曰。彼亦見之。童子曰。然。又嘗納涼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穴巨瓜。置小杙其下。側身入坐。仰面承漿飲之。膚生粟乃出。僧不信。亦以徵之童子。童子年十三四。坊之倅通相去且三十年矣。東門皮工王姓者。事坊甚謹。歲時餽遺不絕。坊感其意。問其所欲。於嘗所往來者。或曰。似欲向公乞一號耳。坊手書闌坡二字以號之。而坡字之土肥頭。皮工得此珍甚。有見之者曰。析之爲東門王皮。公蓋慈汝也。皮公聞之更喜曰。吾與東門猶蠨蛸耳。公乃以東門畀我。皮固吾業。道其實耳。踵門以謝。言狀。坊曰。此人安得有此言。可以師我矣。延之上坐。皮工惶恐而出。閒過聞祠部天雨止之宿。坊曰。須吾榻乃可。祠部卽令人移榻。而榻製甚煩。用四小舟載之。安

榻方竟而忽稱腹痛必不可留。仍移榻而返。意怪祠部之求書也。性鄙人口道錢物。侍者故靳之。謂梅雨須暴藏金。坊曰諾。畢暴而數之。亡一笏。以責侍者。侍者再竊一笏。坊復數之曰。是矣。蓋但論其奇偶也。時進之所傳如此。余則以坊之怪誕。此猶其小小者爾。其大者在偽造六經。或託之石經。或託之別傳。而訾毀先儒。放言無忌。謂朱子食貧無計。賣書餬口。掠取新說。其價易增。所言子見南子。爲衛靈之繼室。是擠於宋朝之倫。獵較爲奪禽獸。是擬於禦門之盜。其卦變圖。真牧童之陋戲。又曰。晦翁果生於混沌初闢之時。眞爲伏羲受業之師。手授卦變圖。親見伏羲據之以畫卦。而演爲先天四圖。歷壽數萬餘歲。至宋慶元庚申爲始卒也。楊榮纂修大全。以其妻是朱氏。故盡用朱子之說。其於書經。則謂其祖慶。正統六年。官京師。朝鮮使臣僞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以尙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笑中國官本錯悞甚多。其中國所無者。令嚴不敢傳。而正其錯悞者一二。故坊之世學。一依外國本。文卿言其國商書有四十一篇。睿言其國周書有八十二篇。而周書第七十八。爲孔子之命。敬王命仲尼爲大司寇相魯而作。其八十二。方爲秦誓。書依年而次。秦誓之作。在魯僖公三十三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相去七十六年。焉得以孔子之命先之乎。其僞不待辨。慶果信之。亦取笑於外國矣。坊一官不得志。無所不寄其牢騷。人給己。還以給人。至於經傳。亦復爲拊掌之資。其罪大矣。

兵部尙書李公傳

公諱蔭祖。字繩武。本朝鮮李氏七世祖英。徙於遼東鐵嶺衛。以軍功授本衛都指揮使。曾祖成功。贈榮祿大夫。祖如挺。太原郡守。父思忠。仕至禮部左侍郎。提督陝西全省官兵。鎮守西安將軍。贈光祿大夫。有明慶歷間。公之曾伯祖成梁。以軍功封寧遠伯。故遼東李氏爲天下冠。公以太學入官。順治五年。授戶科江南司員外郎。七年。遷浙江司郎中。九年。陞左僉都御史。十年。遷兵部右侍郎。兼管正黃旗副都統事。十一年。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十四年。加太子太保。仍以原官總督湖廣。十六年。以病乞歸。康熙三年卒。年三十有六。公歷官六任。而刻石之功。著於天下者。則在鎮大名與荊州之日。其在大名。淫雨爲患。沁衛洛漳。潞沱諸水。一時泛濫。黃河大決。直隸東明等三十一州縣。山東館陶等十州縣。河南臨漳等九州縣。莫不罹被災毒。流民載道。公疏請蠲賑。安插十萬生靈。拔之鬼錄。山賊高鼎。囊括五臺恆代之間。抄截蜂起。官軍進討不利。公以爲賊衆上下危岡。如在枕席。豕食村落。不患不飽。我兵裹糧從之。途畏峯澀。所謂彼逸我勞。豈能得志。莫若壁彼近郊。斷其出入。則搜牢路絕。兼旬困餓。燼黨自離。始以銳師抵其巢穴。可不勞而定也。上從之。未幾遣諭賊巢。開以丹青之信。鼎遂率其衆降。山西盜屏威名遠著。直隸山東諸賊。或擒或降。次第就平。當是時。海內初定。齊魯豫晉間。尙有崩剝之勢。而畿南千里。左滄海。右太行。爲神京門戶。公卒使之反側寢謀。廬落整頓。此奠安三輔之功也。其在荊州。王師進取滇黔。道所經由。牧馬數十萬。賦民芻豆。公言若是。是烏鈔求飽也。力持不發。洪閣部疏民運。公馳至軍中。謂洪公曰。行營糧料。日需數千石。方今水運陸運。不敷三日。二旬不能一運。自沅以上。改水從陸。數鍾而

致一斗民力何堪。吾恐滇黔未下。三楚先搖。古人因糧於敵。閣下何不出此也。洪公是之。李自成敗後。逋寇郝永忠等。尙餘十萬。房竹秣歸。蔓延以及襲巫。旌旗亂野。公檄由彝陵。襄陽。鄖陽。三路合擊。牽其首尾。於是賊勢漸衰。卒至破滅。麻城李善友。猖狂邪教。熒惑遠近。士人多有從之者。豫撫議勦。公曰。此一老捕盜力耳。何以兵爲。未幾。善友就擒。楚地大水。男婦裸袒河畔。競取浮沒菱粃。以資口食。公傲鄭俠故事。繪圖以進。上覽之惻然。援勦將士。俘獲女口。以千計。公宴諸將於署。潛遣人搜之船中。出以還其家。楚當兵革之際。飢饉之餘。而三戶如故。不至冰駭風散者。此紀綱江漢之功也。公讀書不喜章句細微。明遠有幹局。故爲薛祭酒所蘊。孟制府喬芳所知。其奏對詳切。世祖嘗謂侍臣曰。朕聞李思忠子有才略。今見之。果然。天性孝友。宗伯命之襲爵。固讓其弟。宗伯之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以戎事墨衰。則悲號如不欲生。其侍修太夫人。就養無方。躬親甘旨。無絲髮遺憾。俸入緣手散之。三黨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所著奏議若干卷。嘗觀興王之世。必有不二之臣。以輯安黎庶。故雖鋒鏑倥偬。而此意未嘗不行其間。蓋天以生物之心。寄此一人耳。顧後之儒者。斷絕小文。嫖績微辭。閉門聽難。以爲學道。則天地何賴焉。觀公之行事。仁心爲質。摯陰方結。而陽和霍然。其不滅之令蹤。蓋千載如一日也。令子長白先生。令宗義述其梗概。一二識其大者。使後之人有考焉。

周節婦傳

康熙戊辰五月。山西巡撫薩公。以周節婦事。上於朝。天子下之有司。烏頭雙表。天光爛然。其子孝廉馬珽。

徵於世之能文者。爲文以張之。按節婦姓周氏。臨洮郡丞某之孫女。世居安邑之鰈城。年十五。歸於諸生馬君崇疆。生子二。曰珽。曰瓚。而馬君卒。節婦年方二十。求死不得。迺忍貧鞠育。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中。順治己丑。土寇之亂。鋒鏃縱橫。襁負流散。節婦能保其二子。如在衽席。事平之後。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垂暮老姑。柴水交困。節婦身執家苦。不以貧狹。縮其醬菜。又使其子從事於學。博士倚席。說經鏗鏘。猶然承平舊家故態。由是二子照爛文筆。遂爲國器。康熙甲子。珽舉於鄉。霜雪之後。繼以陽和。天之報施苦節。未嘗不刻期而信也。嗟夫。家猶國也。當節婦之稱未亡。馬氏亦中衰矣。而節婦有死之心。卒乃中興馬氏。亦猶田單之存燕。汾陽之再造唐室一也。凡今之人。侈社稷苞桑之功。而輕單門風雨之瘁。此之謂不知類矣。今聖天子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康侯以其事屬余傳之。余不得而辭也。

余恭人傳

恭人余氏。相國有丁之孫。刑部郎中繩訓之女。年十六。歸謝君子宜。是時謝公象三。巡按山東。而宜子家居。與陸文虎。萬履安。讀書。文虎曾謂余曰。近得謝宣子。不特秦川貴公子。固名輩之冠冕也。一切廚養困畜之事。皆恭人主之。檢御門族。靜然四屋。使宣子歆案之功。不牽於閨闈。尋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明年宣子殉難。恭人年纔二十八。老人涕泣於堂上。孤子悽惶於膝下。丹旆歸魂。青燈不哭。九死之心。空延鐘箭。南渡哀榮死事。宣子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於是得封恭人。柴天改玉之交。皇風未暢。鼎族阽危。謠言沸

火。公爲前朝大臣。未免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札之命。一門百口。流矢影風。顧有憂色。恭人鎮以整暇。如處無事。雖屯苦備經。卒開閉否之運。養生送死。總歸禮教。非其才識絕人。何以有此。卒於康熙壬戌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五。長爲霖。同知州事。次爲兆。諸生。次爲憲。癸卯舉人。次爲肱。次爲衡。廩生。考授州同知。女二。長適歲貢生高奕襄。次許諸生范正國。孫七。德輿、德寬、皆諸生。德懋、德聞、德用、德量、德充、孫女五。曾孫六。曾孫女三。甲申之變。凡夫人之在京邸者。或從子而死。或從夫而死。成德之母張淑人。金鉉之母章恭人。汪偉之妻耿恭人。劉理順之妻萬淑人。妾李孺人。馬世奇之妾。宋李二孺人。陳良謨之妾。時孺人固皆地捲朔風。庭流花雪。而其景象之慘惡者。新樂侯劉文炳之杜太夫人。集子女同死樓上。其子婦先死。次長女死。杜太夫人六縊而後死。少女縊斷而墜。不得死。乃開窗擲身樓下。血如泉湧。又不死。有老蒼頭在側曰。夫人何不死於井乎。少女曰。不可。太夫人命同死一處。豈得違之。遂脫金條脫簪頭。重扶樓上。助其結縊始死。溫璜之死於新安。其女年十四。方熟睡。母夫人推醒之。女問爲何。夫人曰。死耳。女曰。諾。父母各引繩尾縊之。余爲之作傳。淚涔涔不能止。因念史遷絕無此等文字。使後人讀之。無不痛哭者。宋之亡也。文陸身殉社稷。而謝翱、方鳳、龔開、鄭思肖、徬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並垂千古。然則諸夫人之從者。固女中之文陸也。若恭人者。淒楚蘊結。亦猶之謝、方、龔、鄭。皆天地之元氣也。爲衡介萬公擇求。余傳之。蓋去宣子殉難之時。四十七年矣。

廣師說

自科舉之學興而師道亡矣。今老師門生之名徧於天下。豈無師哉。由於爲師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非復古人之萬一矣。猶可謂之師哉。古人不敢輕自爲師。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師之名。何北山爲朱子之再傳。而未嘗受人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昌黎言李翱從僕學文。而李翱則稱吾友韓愈。或稱退之。未嘗以爲師也。象山爲東萊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視象山如前輩。不敢與之論辨。象山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爲師也。卽如近世張陽和。其座師爲羅萬化。尺牘往來。止稱兄弟。不拘世俗之禮也。嗟乎。師之爲道。慎重如此。則所以事其師者。甯聊爾乎。故平居則巾卷危立於雪中。危難則斧鑕冒死於闕下。掃門撰杖。都養斬版。一切煩辱之事。同於子姓。賀醫閭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緒山龍溪於陽明之喪。皆築室於場。以終心制。顏山農在獄。近溪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及山農老而過之。一茶一果。近溪必手捧以進。其子弟欲代之。近溪曰。吾師非汝等可以服事者。楊復所之事近溪。亦以其像供養。有事則告而後行。此其事師。曷嘗同於流俗乎。流俗有句讀之師。有舉業之師。有主考之師。有分房之師。有薦舉之師。有投拜之師。師道多端。向背攸分。乘時則朽木青黃。失勢則田何糞土。固其宜也。近世有淮海劉文起。師岳西來薦生。則事若嚴君。死則心喪踰制。爲之嗣。以世之爲之廟以享之。爲之田宅以永之。猶恐其不聲施於後世也。求能文之士以章之。古人事師之義。復見於今矣。將使劉峻杜口。昌黎不傷孤另也。

南雷文定三集卷三

金石要例

碑版之體。至宋末元初而壞。逮至今日。作者既張王李趙之流。子孫得之。以答賻奠。與紙錢寓馬。相爲出入。使人知其子姪婚姻而已。其壞又甚于元時。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歷而非履歷。市聲俗軌。相沿不覺其非。元潘蒼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爲辨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

書合葬例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爲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尙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炯爲王義童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必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于近世。王慎中集中。如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也。

婦女誌例

婦女之誌。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

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附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書名例

碑誌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爲可惜。

稱呼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耆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衛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寶。樊紹述。張孝權。元姚牧菴稱趙提刑夫人爲楊君。則變例也。

墓誌無銘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序事卽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序事屬誌。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未有重曰。亂曰。總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之無重無亂者也。正考父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饁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比干銅盤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甯。茲焉是保。漢滕公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

之墓衛孔惺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辭之勒大命施於烝彝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

單銘例

敘事卽在韻語中昌黎房使君鄭大夫殯表大理評事胡君墓銘盧渾墓誌銘

墓表例

墓表表其人之大略可以傳世者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通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是也

歐文胡瑗石曼卿墓表皆不書子姓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於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於墓上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子姓墓表之有銘不可謂非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則墓表之製方趺圓首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柳州稱神道表神道與墓無品級之可分也

神道碑例

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此碑碣之分是凡言碑者卽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豈以神道二字重於墓乎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蘇瓊碑建於瑩北一十五里亦曰神道碑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泗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大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

以銘。未常以碑爲文章之名也。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中總目亦不復曰文。戾孰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

楊炯爲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係曰。若楚辭別自一體。

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息國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行狀例

行狀爲議諡而作。與求銘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諡者須將諡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姓。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

婦女行狀例

王魯齋曰。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諡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諡。亦爲行狀者。將求名世之士。爲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反矣。觀昌黎廬陵東坡三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共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爲也。又知婦人之不爲行狀之意亦明矣。按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婦人行狀。非婦人不爲行狀也。

行述例

歐陽元銘曾秀才云。行述似翁所作。李木魯翀作姚天樞神道碑云。其子侃以公行實徵錄歐陽發作事迹。此皆與行狀名異而實同也。今既有行實。又有行狀。無乃重出乎。

誄例

誄亦納於壙中。故柳州虞鶴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爲洪頤墓誌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葬。

子孫爲祖父行狀例

今人爲其父行狀。稱父之父爲王父。王父稱爲曾王父。曾王父稱爲高王父。非也。稱謂當以父爲主。故穆員狀父云。高祖宏遠。曾祖固禮。祖思恭。考元休。未嘗以員之自稱。易之。孫逖父銘。陳子昂父志。皆如之。

碑誌煩簡例

誌銘藏於壙中。宜簡。神道碑立於墓上。宜詳。然范仲淹爲种世衡志。數千餘言。韓維志程明道。亦數千言。東坡范蜀公志。五千餘言。唯昌黎煩簡得當。

先廟碑例

先廟碑。見於昌黎集中者。皆敘立廟之由。本其得姓之始。祖功宗德而已。至元則侈大其子孫。於祖宗反略焉。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名雖不同。其義一也。宋景濂爲單氏先塋碑銘云。公之勲業。不附先德之後。何以白前人積累之深。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卹也。當知碑先德而後子孫者。非文之正體矣。

書祖父例

蔡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曾祖父勲。攜生稜。稜生邕。邕至勲。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勲爲六世祖。而唐

穆員爲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誌父墓。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慶。五代祖旦。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然。此當從後。

范育呂和叔墓表。稱曾祖爲皇考。祖爲王考。庚承宜爲田布碑。稱曾祖爲王大父。柳州柳府君墳前石表辭。稱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祖王父。

不書子婦例

女子重所歸。故婿多書。子婦例不書。楊炯爲曹通神道碑。載子婦一人。以其陪窆於塋內也。裴抗爲田承嗣神道碑。載子婦二人。以其爲公主也。而宋之黃裳誌夫人黃氏。男三。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楊慈湖誌舒元質云。生子五人。曰鉞。叔晦。壻曰鉦。娶袁氏。曰銑。簡女女焉。曰錯。娶趙氏。曰鑣。叔和之壻也。方大琮誌其父云。大輿娶溫陵趙奉直不拘之女。大琫娶福唐林簡肅栗之孫女。大鏞娶薛左史元昇之孫女。誌林景旆云。男榮公。聘王氏。誌徐母趙氏云。子庭蘭。娶兪料院某之孫女。此外諸家文集。亦不多見。至元而古法蕩然。閭閻復廣平王碑。元明善淇陽王碑。無不書子婦矣。

子女不分書所出例

子女皆統於父。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在唐。如權德輿誌李巽。三夫人。四子。不言某屬某氏。楊綰作郭汾陽夫人神道碑。六子。八女。俱書夫人下。在宋。歐公誌蘇子美。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誌梅聖俞。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子男五人。女二人。溫公誌呂獻可。始娶張氏。後娶時氏。四子。六女。荆公誌葛源。元配孫氏。繼

配盧氏三子一女。誌蘇安世娶葉氏。又娶某氏。子四人。女子五人。誌李宗辨。男十五人。女十九人。俱書夫人。季氏下。是皆以父爲主。不必分屬之母。此定例也。然婦無別誌。卽附見夫誌之內者。前後夫人不妨分屬子女。如昌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一人。後夫人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誌昭武李公。三娶元配韋氏。生子絃。女貢。次配崔氏。生綽。紹。綽。今夫人無子。白樂天之誌元微之。穆員之誌鄭叔則。皆用此例。逮元姚牧菴碑姚樞。書子女某出某出。虞伯生志牟應龍。亦書某出。張起巖狀張宏。夫人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此非古法之所有也。

婦人誌書子女例

婦人之誌。非其所生者不書。臨川誌曾易占。子男六人。曄。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其誌夫人吳氏。子男三。鞏。牟。宰。女一。

妾不書例

婢妾所生之子。書其子。不書其母。如昌黎誌李邢云。夫人博陵崔氏。七男三女。邢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鄺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涯。洸。潘。皆進士。是崔氏所生。只激一人。其六人皆不書其母。誌李惟簡云。夫人崔氏。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元立。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其二子皆不書其母。誌鄭君云。初娶韋肇女。生二女一男。後娶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其餘者。蓋婢妾所生。故不書其母。李定母仇氏。王文公爲李開誌。書定於正室浩氏之下。不書仇氏。古例皆然。至元而壞之。劉敏中忠獻碑。

書妾李謙爲張文謙神道碑。書側室姚牧菴阿力海涯碑。書如夫人潘澤碑。子希永。他室李出。蘇天爵。高文貞碑銘。子男三人。履恆。麻夫人出。益。側室王氏出。耶律有尙碑。子男五人。長楷。次朴。次權。皆伯德夫人出也。次栝。次檢。庶也。宋景濂方愚菴墓版文。稱妾爲少房。

不書子姓及妻例

周隋碑誌。多不書子姓。并不書配。其時夫婦各自爲誌。故不書。至於合葬者。夫人必書。如庾子山之段永。司馬裔。柳霞侯。莫道生。宇文顯和。諸碑是也。後來歐陽爲石守道誌。不書妻某氏。子某名。尹師魯亦不書子名。有書子不書妻。周隋間多有之。至唐如孫逖誌李暹。獨孤及誌姚子彥。皆然。

單書嗣子例

周隋之碑。單書嗣子。未嘗人人而書也。觀庾子山諸碑。司馬裔。但書世子侃。長孫儉。但書墩等兄弟。紇干宏。但書世子恭等。崔詵。但書世子洪度。辛威。但書世子永達。段永。但書世子崑。唐權文公爲伊慎神道碑。但書冢嗣。餘書息男十六人。

書孫曾例

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逖爲杜義寬碑。書孫以表其墓。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樂天碑。崔孚。書孫以其求文。張曲江爲呂處真書其孫女。爲李仁瞻書其孫。李迴秀爲裴希悼。書其孫。皆以立碑故。其他皆不書也。至宋則皆書孫矣。不特孫也。且及於曾孫矣。廬陵蘇明允誌書孫。曾子固誌

錢純老書孫。東坡狀溫公書孫。子固誌沈率府子三人。某某。孫八人。某某。曾孫三人。某某。東坡范蜀公誌。書曾孫女。虞伯生碑張宏範書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

書孫壻例

葉水心藏氏誌書孫壻。虞伯生狀董文用孫女十人。長適某。次適某某。馬石田銘劉伯戶孫女四人。一適某。一適某。唐時孫壻不敢入碑誌。或列之碑陰。與先友一例。權文公之碑王光謙是也。

書外甥例

王文公仁壽縣太君徐氏誌書外孫四十七人。

孫不宜分屬例

今但書孫。又各於孫下。系以某子所出。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以酈世子巫。與魯襄公俱是莒外孫。同所自出。故凡言出者。因母姓而云也。今以出屬之於父。不通甚矣。且父在。則孫俱屬之父。子不私爲一己之有也。

不書壻祖父例

女之所適。但書壻之姓氏。不當及壻之祖父也。元明善誌袁夫人史氏。書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次適工部尙書余天任之孫昌期。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以顯宦著名。故變例書之。蘇天爵誌袁文清女四人。其二人。書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適故相史忠定王元孫公佾。

其二人書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適處州儒學錄余應桀。二書祖父。二不書者。以著名不著名也。然已爲濫惡。今世不論馬醫夏畦。一概書某某之子若孫。某不知何謂也。

書生卒年月日例

凡書生卒。止書某年某月某日。不書某時。

書國號例

凡書出仕於前代。稱其國號。當代稱皇。柳州。柳渾。陳京。狀是也。

書妻變例

張景妻唐氏再適。宋祁載之。

書女變例

韓文公三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壻左拾遺李漢。聲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聲卽壻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

塔銘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窆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柳州之爲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葬。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

書僧臘例

今之爲塔銘者。於其終也。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因話錄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於蠟人。輕則爲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柳州書爲僧凡若干年。其壽若干。或凡年若干。爲僧若干期。

僧稱公例

凡僧稱某公。皆以其名。宋景濂塔銘可按也。今乃以其字稱公。此村野驅鳥所爲。奈何文章家因之。

寺碑例

宋景文筆記云。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氏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按儀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當碑揖。宗廟路寢庠序皆有碑。所以識日景。是不特繫牲而用也。碑於釋氏無礙名義。如王簡棲頭陀寺碑文。其來已久矣。

銘法例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間。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誌李于單。書服泌藥一事。以爲世誡。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諛墓者也。

論文管見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歷。卽有議論敘事。敝車羸馬。終非鹵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當。盡行籍沒。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愴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清真。反視此爲脂粉。亦可笑也。

作文雖不貴模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於胸中。始不爲大題目所壓倒。有如女紅之花樣。成都之錦。自與三村之越。異其機軸。今人見歐曾一二轉折。自詫能文。余嘗見小兒搏泥爲炆。擊之石上。鏗然有聲。泥多者聲宏。若以一九爲之。總使能響。其聲幾何。此古人所以讀萬卷也。

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類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尙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

之處眞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剡然無物者也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知堂上之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莫不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於宋景濂其爲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正元美爲章質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大函傳查八十許以節俠抑又下矣

廬陵志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爲世之信也今之爲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信先自其官爵贈謚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主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不應遂掠其資以去□尋死崇禎初昭雪死事者竄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爲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逮訊□□辯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謚文忠脫空無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謚誰則爲之且并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僞官眞可笑也潘汝禎建逆奄祠於西湖□□已臥疾不能起奄敗遂有言□□入祠不拜爲守祠奄人所挺因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子之子孫以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嗚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

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敘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強者哉。

南雷文定附錄

束髮交遊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鮮有不摳衣進謁者。故無責沈之文。過泗之譬。諸老先生亦以其能提筆伸紙。不惜與之往復。積歲月之久。尺牘盈千。爲置大牛篋。零碎不復條貫。數年來東西遷徙。擔頭簞底。失爲閨媼脂燭者不少矣。文定刻成。自念贅韻之物。難邀薈白之詞。因簡近時數通。冠於篇端。黃宗義識。

錢謙益 牧齋

湖上接手教。爲之盱衡擊節。嘆賞稱快。不謂高明意見。與鄙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是世閒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沈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堂和尙。到處充塞。竹篋拄杖。假借縉紳之寵靈。以招搖簞鼓。士大夫掛名參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喝痛罵。斥爲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吳越閒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沖。德必有鄰。法無孤起。寥寥宇宙。從此不至形單影隻。自傷孤另。良可喜也。秀初近來相晤。一沙彌扶杖。數比邱侍行。裝成一善知識模樣。正眼熟視之。幾欲發狂大笑。略交一二語。渠見我滿口鄙穢。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啞然失笑也。第不可因此輩可笑可鄙。遂哆口謗佛謗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說。禪律交修者。彼不欲聚徒傾衆。蕭然於空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

耳。陽明、龍溪得禪門之精，改頭換面，自出手眼。學佛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總使成就，只是一家貨耳。太沖於此處，想已大有欄柄。放開兩眼光明，燦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寄身在宋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內。老夫雖衰遲失學，尙能執鞭弭，捧槃盂，以從事邾莒之後也。注楞嚴經，正要宣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尙。若待殺盡和尙，然後注經。孔夫子近不能殺季孫，遠不能殺陳恆，何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放筆及此，料太沖必以吾爲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一是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爲叢林傳誦。惜已失其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疊，雖畫圖見示，覽之尙自茫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疏解，如何是一橫一豎，如何是進動算位，圖形指事，確實訓詁，使鈍魯人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暫現邨夫子老學究身，掀開兔園冊子，教寫上大人讀。都都平丈我，方是老夫真切領教處也。覲面未能，郵筒可達，勿憚勞，勿吝教望之望之。敬此九頓，以請仁規。便郵信筆滿紙，卽日返櫳，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奉啓於昭慶僧房。

顧炎武 甯人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屨，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竊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僮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諗起居。

無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恆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僞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沈壽民眉生

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裁一見耳。家印姪招晤瀨上。反覆存注。恨不卽披衣從之。世路羊腸。踟天踏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事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屨。自此陟黃嶽。渡漸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奈之何哉。奈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諸時賢傳誦。頗關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禹。□□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

巢鳴盛端明

陽九竟逢。江濤難遡。入春以來。愁病有加。笑言唯夢。勝遊之訂。付之永歎。追維教思殷勤。東望增企。春仲晤復老。知道兄力學命齋。侍慈幃於遲暮。振家學於後昆。雖白首窮愁。亦復何憾。其視栖遑羈旅。遠遠北

堂亦甚遠哉。特恨一江之隔。行路之難。不獲登堂問道。領受教益。爲耿耿耳。

李 清映 著

弟家居近三十載。今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邱。忽一羽從空而下。啓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爲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歎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卽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附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唯屹屹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遺事三則。如命補呈。又在南垣時。曾爲朱恆岳議補諡。而竟以他人報罷。敬同小記舊作俱呈政。亦區區不忘并州之意云耳。况其大乎。

施 博約 著

奉讀教示。深感與人爲善至意。博於戴山先生。雖向往甚勤。實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貴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述先生言行。不無詳略。嗣聞尊兄寓石門。正欲樞趨左右。而駕已旋返。前歲只一會高弟禹梅兄。訊道履。恨不能請益函丈也。復承賜砭夾雜禪學。此實有因。初非傳誤。蓋博當甲申乙酉。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今。每與出世者往還。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衷尙有餘愧。義所勿卹也。忠端公日星河岳之標。博少而知仰。今覩太夫人節略。忽憶丑寅閒光景。不覺涕零。諗尊兄學問得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責在後死。今日任發明之重者。非黃先生而誰。昔年憚仲昇兄。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警咳。且得誦所作先生

傳詳盡有體。正可相與共肩師傳。以尊兄與仲昇兄如孔門之曾閔。或非餘子可望耳。

惲日初 仲昇

河干握別。倏已五年。跂想無已。箴兄郵中得手教。知故人之思。彼此同也。弟今年七十。又加二。精神志氣。較五年前更大相懸。不復能讀書。有所厲進。而二三舊學兄弟。又不能合并相劇切。崦嵫日月。盡棄之於無用。爲可歎息。不知仁兄何以策之。先師節要。敝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却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門姓氏。弟不知其詳。吾兄幸爲參酌。有關係者。數人寄示。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惟尊意。吾兄所爲狀。欲采入附錄中。并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一一昭示。

陳 確 乾初

仁兄以碩德宏才。擴無類之教。喚醒羣迷。吾道幸甚。弟病癯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尙賒一死。不知何故。惟有其冥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唯是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篇呈教。據漏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弟何敢強辯。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唯有痛自刻責己耳。空玷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卽一二知己。未能相喻。何況其他。爲學原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卽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辭費。自以通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已深悔其瀆矣。

吳任臣 志伊

道左一別。忽復逾時。竟未能晨夕追隨。以聆教益。中心殊耿耿也。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絕響。不惟調高白雪。抑且技擅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困。故時輩反有以此爲戒者。得虎座倡學東南。真不啻今日之廣陵散矣。虞山旣逝。文獻有歸。當今舍先生其誰。所望時惠金玉。通假典墳。左推右輓。進顯蒙而教之。幸甚幸甚。拙著十國春秋。專竢薛居正舊五代史。略爲較讐。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滄兄之便。希慨寄敵齋。一月爲期。仍從滄兄處壁上。斷不敢浮沈片紙隻字。切禱切禱。

陳之問令升

主一兄來。獲誦教言。感先生所以相期者甚厚。弟循省一生虛過。固由資在下中。中更塵網。亦由十室之邑。無人爲導其先路者。悵悵然迷方易嚮。不能自拔。以致此也。今年運而往矣。先生不鄙而詔戒之。遂牽輓以千里之程。則弟有不任受而已矣。何則。瞽者之得相。終無與於昭曠之觀。而奔軼絕塵之行。非所期於弱喪之子也。今夫劉渾之丹徒。新息之壺頭。其老而不自佚一也。然而丹徒之鏐。壺頭之霧。千載無比而憐之者。何也。則自量與不自量之分也。弟又流觀紡授蓮鬚榆溪雪苑諸篇。其才力矯然。足以自命一時意氣之盛。亦曰壯哉。然所作者。大都時賢詩文集序。暨聚散離合之迹已爾。微言大義。旣鮮發明。卽於主困國危。政竄民敝之故。不能推原極論。有如劉去華杜牧之之文。恐一傳再傳。未必不與草木同朽也。弟經術政術。固未有知。於今從事髦耆之往來。舟車之感觸。才力不足以逮數公。而時與地又束之矣。先生其何以振我乎。長夏以來。稍獲蘇息。因自課日讀書五十葉。約計一年強半。亦可得萬葉有餘。假令十

年未填溝壑。尙可得十餘萬葉。蘇公云。老人當爲死時將得去者。弟但汨沒此十萬葉中以死。其將去與否。未之或知爾。先生其亦許此意乎。惠示蕺山夫子狀。弟反覆數四。以爲此淵明所云。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之文。亦淮南所云。一出一入。字挾風霜之文也。附名劄劄。豈非深幸。篇中亦他無忌諱。但易名之典。有出於江東者。弟意欲刊去之。并去擡頭。以明易代。此覆瓿潛溪集例。然未奉命先生。又未敢以率爾爲也。定菴祕其板而不出。恐亦此意。弟今請更而顯出之。先生以爲何如。文案四帙繳上。又三帙在許欲爾處。未能卽歸。吳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往。涼天勝日。敦望先生杖履一來。爲十室邑中披蓬藋也。

李遜之 廣公

同難兄弟。眞如同生。况吾兩先人。又同時殉義。生死相依。千古相期。爲當日無兩者乎。乃吾輩竟不能握手盟心。時敘舊誼。亦何以無負先人。稱爲人子哉。憶自甲申秋。在金陵邸中。一接台顏。嗣後遂爾杳然。世變紛紜。干戈滿地。一江之隔。邈若夫淵。弟因遭亂以後。疊遭死喪。痛深骨肉。幾不知有生之樂。惟念先人志業未繼。恐墮箕裘。戢影窮鄉。不敢涉足門外。遙念世契兄弟。時形夢寐。頃忽辱二哥翩然枉顧。大慰渴思。因知吾老翁兄閉戶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石之業。弟亦有志斯事。而以才力旣拙。兼之見聞復孤。撫卷茫如。空嘆望洋。未識能特造元亭。一展問字之誠。以增益其未逮。圖與老翁兄共成勝事否也。

張玉書 素存

梨洲黃先生著書滿家。溫綸延召。惠然肯來。是所引領。萬一鋒車少緩。必求罄發所藏。錄送史館。不獨同

人之幸。實大典之光也。惟老年臺爲弟切致禱私。至感至荷。與許西山書。

葉方藹 初菴

梨洲先生久留貴治。深爲可喜。匆匆不敢具書問候。目下史事。意欲藉手老年臺。轉求其一言之誨。想高賢決不吾拒也。先生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書必富。萬歷編年。乃其先公筆。而史概、國權等書。又皆淵人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開。此開未有者。錄一單奉寄。求老年臺令善書胥史。就梨洲先生家。盡數抄寫爲幸。與許西山書。

李本晟 漸撫

不佞封疆外吏。祕館丹鉛。非所與聞。然天子方有意文治。慎選名宿詞臣。耑典史事。又博訪海內稗官。以備一代盛典。則體聖明之意。以蒐探遺書。固外吏分所宜然。昨偶諮寧令。知先生抱道懷古。探名山之祕笈。發二酉之微言。網羅之富。充棟汗牛。正翼先生一披條例。以導愚蒙。猥荷錫以教言。不佞展閱來函。蓋不禁悚然驚眩。益嘆斯事之難也。以潛溪之博洽。纂成元史。自宜師型班范。肩比陳歐。而見聞所及。猶以疏漏遺譏。則今日在事諸公。又未審於潛溪若何。且瀛國公以延祐庚申產子沙漠。育於明宗。而爲順帝。謂之庚申君。此亦呂秦牛晉之事也。元末有大行黃華山隱士權衡者。撰庚申大事記。備載罕祿魯氏生子之詳。洪武二年。採風者上之於朝。而元史不載。則其闕遺已多。況今日乎。至如台示所云。葛祿與權之庚申外史。又不佞所未見矣。故明大案如交趾之得失。哈密之予奪。河套之去存。景泰監國之功罪。嘉靖

大禮之是非。萬泰黨人之邪正。紅丸梃擊之然疑。闖獻二寇之誰實釀成。啓禎兩朝之誰爲賣國。勝國原有養士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漢者不足稱。本朝自係順天應人之舉。而桀犬之吠堯者不必諱。旣將勒成信史。必應闡幽抉隱。以定千古爰書。今之君子。何去何從。筆底褒貶。可無定識。又如故明野史。以參贊石抹之劉文成。稱其預指西湖雲氣。以隻手支天之于忠肅。誣其愆憑景帝易儲。以笑談定亂之王文成。詆其曾與宸濠結納。苟使漫無確見。遽爲邪說所搖。能不顛倒黑白。使古人蒙冤地下耶。又其甚者。淺夫陋儒。妄信怪書。韓成代死之訛。史彬從亡之謬。舛誤相承。何所援據。錢虞山辯證甚悉。操觚家似不可不從。而是正也。更有質者。宋自德祐北去。閩嶠之恭宗。厓山之帝昀。未聞後之作史者。刪除年號。故明崇禎失御。南方另有支傳。未審宜列何例。此又大費推敲。諒先生山居揣摹。必有成局。儻出千秋卓見。以破舉世疑城。卽勒成一家之書。以補正史所未備。亦安有不可乎。書目所注。半多未見。俟政冗稍暇。或給價購置。或發吏抄謄。再當隨宜彙萃。擇其佳者。獻於當宁。亦非不佞所敢私也。

李士禎 浙藩

史才之難。班揚而下。實罕其儔。名賢博綜今古。爲太史公推薦於黼屨。已奉綸音下渙。徵車賁門。自宜刻日趣裝。仰副憲老乞言之典。儻鍾情邱壑。不欲溷跡長安。卽將素所著撰。見聞錄。送貴郡太守。緘封以便轉呈。或欣然命駕。上答旁求。尤所願也。跂予跂予。

施維翰 浙督

先生積學宏才。從容貯望。石渠虎觀。方藉剖析異同。僅以省志奉屈。實非所安。然晨夕編摩。綜核精確。宋范當年。度無以踰。昨承尊諭。敬佩謙光。雖名爲實賓。似豈大雅所尙。然弟之所賴以主持者。實非小補。俟與撫軍熟商報命可也。

曹溶秋岳

河上干旄。不足動高賢之盼。國史蹉跎至今日。海內有餘仰焉。弟衰後始解讀書。蒼叢末年事七八種。得之親見。稍異剽聞。終苦雙腕頽唐。不稱頌颺之意。頻思刺舴舢。登著作之堂。而請焉。萍跡飄搖。望先生如天上。近知絳帳東來。兩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班馬之才。施之郡國。似爲小屈。然一鄉文獻。藉以不朽。所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各省修志者視程度爲步趨乎。弟歷觀前史人才。莫盛於斷續之交。霜雪侵凌。勁節乃顯。前年見湯荆老。近見倪闇老。甲申以後諸公。皆得列於大傳。直筆如此。深可歎羨。我鄉自罹變故。謹身自重之夫。不勝紀載。若縉雲寶水鄭公。其一也。從令嗣瑚山郡丞得其傳。輒奉先生。惟登之儒林。略其官閥。鄭公有易菟。春秋質疑。漢語林。實爲功經史者。弟言之。非僭也。

湯斌潛菴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蕺山遺書。知吾道真傳。實在先生。此心歸依。寤寐以之。惜當時渡江匆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訢老案頭。得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旣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宏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

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方圖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恭接台函，眷愛殷殷。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卽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戴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撓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戴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真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戴山者也。斌謂今日學者，當以戴山爲宗，卽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承諭戴山學案序，自顧疎陋，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此最有關係文字，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敬書請政。斌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多矣。忠端公集，盟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依，言不盡意。

前人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讀之如侍几席，不勝欣忭。弟學無原本，先儒心傳，不能深究，獨有慨於世之學者，不務心得，黨同伐異，一唱百和，如未見人之形影，而褒譏其妍媸，亦無當矣。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於戴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方敬聽斧削，過承獎借，愧甚愧甚。讀論理學傳書，辯論精詳，至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諄諄言之。

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之鄉。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之不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路遠不能常奉德音。南雷文案刻成。便中見示一冊。朝夕誦誦。如聆欬聲。感當何如。臨楮不盡依依。

吳 涵 容 大

涵自束髮受書。竊聞先生之名。高山之仰。少而有志。蓋先伯父華崖。與先姑丈錢子與兩先生。俱在復社。家庭讌集。時同先君子道東林學術之正。名節之重。爲涵等兄弟勗。以故識先生爲當代之斗極也。及先生設帳吾邑。涵是時方溺於科舉帖括之文。末由奉教。時時聞先生之緒言。開發聾瞶。私心嚮往愈切。嗣後過海昌講院。始得近先生之光。讀先生之書。願又以瑩瑩在疚。神魂顛倒。高賢之教。覲面失之。迄今又八九年矣。自笑三十年瓣香敬事。卒碌碌無以自狀。親炙有道。兒童夙志。壯乃負之。清夜自慙。有同暴棄。然而此情依依。固無異在弟子之列。茲來京邸。同萬貞一年兄朝夕晤對。得以時悉道履。更從貞一處盡窺先生著作。竊謂文以載道。春華秋實。古罕有兼。自大集出。藝林學藪。合而爲一。使得掛名於其集中。聲施不朽。豈非所願。况以邀先生之獎借。隻字之褒。比於華袞。而因以傳諸後世者。爲聲施。更當奚似。此涵所以捧書而讀。讀竟而思。不揣敢有請於先生也。念先君子幼罹孤苦。孝友倍篤。長更亂離。謝棄場屋。閉門掃軌。惟以訓子讀書爲事。生賤兄弟五人。恩勤教育。拮据以資。兩先兄既以無祿早世。涵雖叨一第。風木銜悲。鮮民之痛。百死莫贖。計所以爲吾親沒後之榮者。惟有丐情於賢人君子。賜之一言。傳之無窮。庶

足挽不孝之罪於萬一。當今之世。非吾先生其孰克傳之耶。先生仁孝性成。每見大集中語及忠端公遺事。悲鳴哽咽。尤覺情至。凡爲人子。各有同心。先生錫類之孝。樂善之誠。甯無取乎此也。况先君子生平制行。確有本末。以一諸生重然諾。敦信義。赴友生之急難。櫻鱗觸網。在所不顧。如曹遠思諸公。當滄桑變後。告密紛紛。先君子隻手撐持。俾無傾覆。先生儻以鴻文鉅筆。闡發幽光。則複壁藏岐。舉家納儉。要亦未足多耳。涵原擬肅謁函丈。敬達鄙忱。奈羈旅京國。無從陳懇。特與貞一熟議。緣貴郡馮公祖還越之便。謹南面稽首郵寄以請。望先生之不拒之也。先生儻念其數十年敬慕之誠。鬱積而未得達。今乃敢通聞問於左右。其所陳請者。在於顯揚其親。凡世俗炫耀之詞。一無足取。惟大賢之表章。乃爲足重。區區此念。或可弗棄於門牆之外。惟先生哀而察之。行狀一通。附呈台覽。小詩數首。竊附蓼莪之義。并以寄正。一芹引意。殊媿不恭。然雲天高誼。繼此報答。正自靡涯。不盡之衷。復托貞一代致。刻資一函。大文成後。祈付杭城。卽爲增刻入南雷文案內。則藉以不朽者。存歿均戴也。

陳維崧 其年

崧髮未燥。卽知忠端公當代之日星河嶽也。稍長讀書。授章句。隨家大人後。獲識海內賢豪諸先生。年十三。卽執經樓山夫子之門。蓋梨洲先生之高風。得於父師所頌述者。非一日矣。嗣後世故轉張。樓山師旣慷慨赴義。先大人亦修所南皋羽之節。茹恨黃墟。遺蹟不彰。將就湮沒。崧誠私心痛之。每欲乞當世文章者。作爲傳記。以附不朽。而數年以來。環顧父友。無一二人在者。歸然魯靈光。獨有黃先生耳。若又不列

肝瀝血哀懇大君子前。賜以誌銘。鑱之墓石。是崧遂忍死吾親也。崧卽覩焉。若禽獸哉。何敢出此。當今不
乏能文家。以韓歐自命。然貴而在上者。雖瑰辭鉅製。舉非先子之所樂聞。其窮而在下。操著作之柄者。又
(原闕)

南雷文定跋

右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三卷。詩歷四卷。國朝黃宗義撰。案先生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明御史黃尊素子。事蹟著撰。具見全謝山鮎埼亭集所撰神道碑。暨阮文達國史儒林傳稿。而江鄭堂漢學師承記。附先生與顧亭林傳於卷末。此自有定論。然先生與顧亭林。原不專以漢學名也。全謝山稱先生年尙少。閣學文文肅見先生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孩未亦曰。是真古文種子也。又稱先生以濂洛之緒。統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濟。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者所未有也。又稱先生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之文。則其所處之地同也。又稱先生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軍持自晦者。所稱許。吾鄉祇周囊雲一人。就文章而論。其推挹也。亦至矣。阮文達定香亭筆談。稱先生忠義著於前朝。經史冠乎昭代。詩其餘事耳。不寐偶作云。年少雞鳴方就枕。老人枕上聽雞鳴。轉頭三十餘年事。不道消磨只數聲。語極曠達云云。詩非先生所長。然正自不俗。偶得是集。特重刻之。以識景仰之私。咸豐癸丑長至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